

夕照红作品集

6

龙蛇干戈

经典著作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夕照红作品集

龙蛇干戈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一九九八年

责任编辑：杨琼宇

封面设计：唐 海

夕照红作品集

龙蛇干戈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6 字数：1320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204-04155-0/I·765

本册：22.6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死里逃生	(1)
第二章	杀鸡戏猴	(28)
第三章	竹篮打水	(49)
第四章	血肉横飞	(70)
第五章	扑朔迷离	(91)
第六章	男欢女爱	(112)
第七章	乐极生悲	(133)
第八章	一往情深	(155)
第九章	黑中吃黑	(176)
第十章	钱能通神	(198)
第十一章	萍水相逢	(219)
第十二章	甘投虎口	(241)
第十三章	神秘莫测	(263)

第十四章	两头雄狮	(284)
第十五章	伯仲之间	(304)
第十六章	引蛇出洞	(325)
第十七章	金钱美色	(346)
第十八章	三方借兵	(368)
第十九章	群龙相争	(389)
第二十章	天罗地网	(411)

第一章 死里逃生

从定军山西驰阳平关的山道上遥望西方，远处嘉陵江的泛水宛如天河银带一般绵延二百里，山河壮丽，山河却也在变色。

这时候沿着嘉陵河畔飞一般地驰来二十余骑快马，从这批人的装束上，一眼可以看出都是掌管东厂的魏公公手下的卫士。

魏公公者，就是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并兼掌东厂的魏忠贤。

这批人远离北方来到了西南，每个人的马背上均驮着一支牛皮袋子，鼓鼓胀胀的坠在马背后。

这其中两个指挥模样的怒汉一个在前引导，另一人紧追在队后面压后。

行至川陕交界附近，忽听前面那一人举马鞭大吼：

“停！”

后面马队一个个勒马于大道上，于是，前面的怒汉缓缓拨转马头驰到了马队后面。

这时候，队后的那怒汉四下观望着。

“戈兄，咱们山边说去！”

“张兄，你有什么良策？”

这二人并骑到了山边几棵大树下，姓张的回头看看仍然立马大道上的二十铁骑，缓缓道：

“戈兄，如果消息属实，真不幸！”

“张兄，是不幸，但也许是幸运！”

“戈兄，你的意思是……”

“哈……张兄，你我心里想的应该不会差太远吧，张兄在装糊涂了。”

“哈……”

姓张的听了大笑。

“戈兄，这 20 袋宝物非小数目，我二人受托，责任重大，只不过情势一变，这件事可就会——生变！”

“新皇上已登基，公公已被黜职，听说被赶到了凤阳。我们可去什么地方找公公大人呀？”

“我以为咱们先找地方把这批宝物藏起来，然后再打听公公的下落。”

“只怕为时已晚，不如……你我……”

姓张的听了立刻会意地猛点头，他手指定军山，道：“戈兄，我知道一个好地方，那可是个绝好的藏宝所在，戈兄见了也必点头。”

姓戈的吃吃一笑，道：

“张兄，眼前不是地方问题。”

“除了藏宝之地以外，还会有什么问题？”

姓戈的斜视大道上二十铁骑，姓张的嘿嘿笑了。

这二人商议很久，忽然策马而去，带着二十铁骑快马直奔定军山黑树林中而去。

只见二十铁骑停在树林里，姓张的当先跃下马，伙同那姓戈的二人飞跃在断崖上。

就在那乱石峭壁斜坡上，姓张的手指一处荒草掩盖的石洞对姓戈的道：

“戈兄，就是这洞！”

“我们进去看看。”

这二人拨草拔刀而入，只见洞有十几丈深，阴森中还有着腥臭味，那洞的形状稍弯。

姓戈的问道：

“洞够深，此地也荒凉，但却并非是个藏宝的好地方！”

他顿了一下，又道：“宝物藏入洞中，我们如何封洞，更重要的是……”他看向林深处。

姓张的一想，笑了……

“戈兄，听你这话，好像你还有更绝佳的地方了？”

“不错！”

“在什么地方？”

“终南大山最里面，那儿有个小小市集叫景阳镇，镇北面的高山有一座岭叫天岭。我知道那儿有个深坑洞，洞中白骨成堆，张兄，去了便知道了。”

“死了许多人的深洞，必是藏宝的好地方，哈……”

这二人立刻又率领着二十铁骑连夜奔驰转入终南大山里，两个人已在心中有了恶毒的决定。

二人出了定军山返转入终南山区的时候，路上传来更多谣言，令他们吃惊的是听说新皇上崇祯旋即命前去逮治魏忠贤，以致专断国政多年的“魏九千岁”已在前往凤阳的途中畏罪自杀了。

姓张的发了急，与姓戈的催动二十铁骑到了那座尖尖的宛如插入云霄的高岭下，那儿已无法再骑马了。

姓张的抬头看着高处道：

“真高，云掠半山腰！”

姓戈的道：“下马吧。”

由姓张的下命令：

“下马，解下箱袋，往山上搬。”

20名卫士立刻行动，各人把马背上驮的箱袋解下马来，由姓戈的在前面带路，姓张的肩头搁着一把砍刀断后，缓缓往高岭上移动着。

二十余个原东厂卫士艰辛地攀到一处陡崖附近，只见有一棵老虬根松树像一把大伞似地斜罩着一大片山崖，就在这老松背后，有一堆五尺高下的乱石堆。

戈正指着一堆大石，道：“就是这里，张兄，石头搬开便知道了。”

姓张的举刀向石头一指，厉声道：

“快把石头搬开！”

20个大汉早放下了背的箱袋，拼命般把那些大石头搬开来，果然出现一个斜地洞。

戈正伸头往洞内看了一下，回过身来道：

“烧火把。”

早有两个大汉自怀中取了火种砍了松枝燃起来。

姓戈与姓张的二人跟在两个手持火把的大汉后面，小心地走入阴森森的野洞中。

那山洞很深，四人走了有百丈才发现不能再往前走了，因为前面出现一个深坑。

一支火把抛下去，便立刻看到十多丈深的洞中，白骨成堆，好不吓人！

姓戈的看着姓张的，这二人都阴阴地笑了。

“好，这是个好地方！”

这二人彼此相对点点头，四人又匆匆退了出来。

姓张的露出奸笑！

姓戈的面目泛光！

站在洞口处，姓张的厉声吼道：

“各带绳索，捎了袋子快进去，咱们把东西藏起来，这可是九千岁东山再起的本钱！”

20个东厂卫士各扛了袋子取了绳索，跟着姓戈的便进去了。

这地方洞中有洞，而且洞中还死了那么多的人。

这些人到了洞内坑口处，用几支火把把深坑照得通亮。

姓戈的命这20名手下，用绳索小心地把箱袋垂下去，整整齐齐放在那堆白骨上方。

这些昔日为非作歹的东厂卫士们，看着坑内的白骨也不禁毛骨悚然，这儿难道会是山中的万人坑？

也许这儿死了上千人也说不定。

20个大汉小心地把20只箱袋垂下去，看得见堆的有五尺高下。

就在大伙准备退出这老荒洞的时候，蓦然——

姓张的自这些人的身后下刀了……

姓张的双手握着一把把尖而锋利的刀，交叉着刺向放完箱袋的手下。

他的砍刀未带进来，但洞中动手尖刀最方便。

姓张的出刀之快、之狠，就好像虎噬羔羊不带半点犹豫，甚至拿这20人当仇人一般下刀！

他杀，姓戈的在坑口也杀。

姓戈的同样也是两把尖刀，这二人下刀突然，出其不意，等到20大汉死了一半，才有一个狂叫：

“将军，饶命！”

原来这些人未带兵刃，事情突变，只得求饶。

姓戈的一声吼：“你们就为公公尽忠吧！”

他再挥刀。

“拚啦！”十个大汉也发了狠，一拥而上，打算把姓戈的推落到坑中。

岂料姓戈的十分了得，左杀右刺，又有四个大汉被他杀落在坑中，发出骨折声。

那声音是坑内骷髅的断裂声。

姓张的自后面刺，余下的几人也死在洞中了。

姓戈的双手握刀、满面血光，他双目盯在姓张的那张同样满是鲜血的脸上。

这二人面对面、刀对刀，不动了。

就在一室间，二人忽地吃吃大笑起来。

收刀。二人同时收刀。

“张兄，我们二人不会再有二心吧？”

“这也是我要问的话！”

“这么多宝物，足够我们两家世代快活了！何需再起独占之心。”

“这也是我想到的。”

“那太好了，我们一同把这些死了的好兄弟们抛下去，以他们的尸体，掩盖住我们的宝物。”

“行，这也算是废物利用，神不知鬼不觉的，何人会知道这下面还有那数不尽的宝物呀，哈……”。

“哈……”

稍时，洞中响起了“扑通”之声。当坑上面的尸体抛完，只见姓戈的与姓张的二人双手各又持尖刀相对……

只是相对，二人忽又哈哈笑了！

姓张的道：“人言，独乐乐可恶，众乐乐可喜，戈兄，我们彼此都乐，那是喜，绝不再自相惨杀。”

姓戈的道：“有句话，知人知面不知心，只不过在此情况下，你我除了彼此合作，也免不了彼此警惕，张兄，你说呢？”

“哈……”

这二人收了尖刀，相偕着下了这座叫天岭。

遥望着西天，西北风刮得更加厉害，今年的头一场大雪快要下了。

已经是阳春二月了，照说该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然而在北国的山区里，仍刮着凛冽的西北风，大风依旧带着刺骨的寒意，冻得人们簌簌发抖。高山上的积雪非但未开冻溶化，反而更坚实，更滑溜。因为积雪的上层表皮在冒水，也就那么湿湿的薄薄的一层水，却在稀薄的冷空气吹袭下，反而把下层积雪结结实实地冻了起来，而使得急着上山的张博天与戈正二人，不止一次地走到半途又不得不又重折回到景阳镇的“悦来小客店”里。

张博天与戈正二人，如果是在一年前，那可是人见人怕的两头豹，因为他二人可是魏忠贤身边的两个贴身悍将；只是二人万幸，当魏忠贤及其党羽被崇祯帝查抄杀头时候，二人正好押了一批为魏忠贤搜刮来的珍宝走在川陕道上，因此幸免于厄运，却把魏忠贤的私藏，带到了这终南山的“叫天岭”绝峰上面，埋得严严实实的。

不过张博天与戈正二人也够狠的，因为同他们一起爬上这“叫天岭”绝峰的20个押宝手下，在把金砖珠宝藏入那个十丈深洞之后，却一个个被二人守在洞口，一刀一个，全都劈砍在坑口的下面，大部份全都脑袋离位，就算有人在坑底收尸，恐怕多一半得张“头”李戴了。

单就这件事来说，二人甚感满意，因为在二人来说，既不要，也没有在新老圣上交替的时候，搏命于战场而为奸阉尽忠，

更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二人干了这趟买卖。

如今，天全变了，崇祯帝雄心勃勃，欲重新挽救濒临溃灭的大明天下，罢黜阉党。如果二人当时把这批珍宝，双手再捧到北京，那才叫货真价实的傻蛋。

张博天，人长得一副端正相，浓眉大眼，直直的胆鼻，只是鼻头尖而圆，宽而厚的大嘴巴四周，长了一半寸长的黑胡茬子，肥耳下面光溜溜的，看上去像是个富贵相。本来他在东厂已混到了指挥的位置上，倘若魏早贤晚倒两年，说不定就做个将军什么的。再看他身材也相当魁伟，如果是官袍加身，玉带腰围，谁见了也会低头哈腰地侧退一旁。

至于戈正，更是一副张飞相，虎臂熊腰，豹头环眼，绕腮胡子连到胸膛上，六尺大汉人前一站，还真是让人以为天神下凡呢！

看来二人全是“大将之材”，却没有跟上时运，到头来变成丧家之犬，躲躲藏藏地窝在老河口附近的武当山里面。

一年多来，二人还真的够安份守己，没再干抖他们东厂卫士的威风。当然二人全有自知之明，一份价值连城的宝物，正等着二人去分享分用，只等山上积雪溶化，挖开山洞，二人这大富翁肯是当定了，谁还会放着富贵的日子不享，再去干那淌血掉肉的刀口日子。

张博天与戈正二人在年一过完，就急不可待地沿着汉江西进，而到了这终南山下附近的景阳镇。

年刚过完，二人都在正月二十的中午，就赶到了景阳镇，半个月里，前后往终南山的叫天岭，爬了三次，却都无功而返。

倚着客房门，一颗脑袋几乎顶着门框上梁，戈正抓着他那毛森森的络腮大胡子，嘿声不绝地道：

“他奶奶个熊，那么大的日头，竟然晒不化山上的积雪，惹

得哥儿俩这儿穷急躁。”

坐在一张四方桌上喝闷酒的张博天，往嘴巴里一连丢了四五个花生，把个放在一张板凳上的大脚一收，起身走到戈正身旁，斜着头往远处的山峰上仔细瞄了一阵，才又回身缓缓地走回座位，狠声道：

“他娘的还有得等的！”一面招呼仍然倚门望山的戈正，“老戈，喝酒吧。急有个屁用！”

就在当天晚上，这家“悦来小客店”中，又来了一位年不过三十的健壮男子，但在外貌看来，却是一派斯文，穿了一件蓝大褂，外罩兔毛坎甲，一条天蓝长裤，裤管分别由两条指宽的黑带子扎着，黑布面鞋子，肩上搭了一个褡裢帆布袋，袋子的两端还有系带露出那么两寸三。

论他的长相，一看是个老实人，一张四方脸，大耳宽嘴巴，眉清目秀下面吊了个悬胆鼻。他一进门掌柜的就哈哈笑道：

“约莫着白大官人也该来了。”

只见这姓白的就着店中一张方桌子，放下肩上的褡裢袋，一边坐下来，一边笑着道：

“王掌柜这个年过的可好？”

“好，好。如今不闹流寇，地方上平静就算是福。”

就着一张凳子，王掌柜一手拎着他那支长年不离手的旱烟袋，坐下来道：

“今年山里的雪好像化得特别慢，三两天恐怕白大官人还不能往山中走啊。”

喝了小二送上来的茶，这位被称作白大官人的笑道：

“明天一早，我得往山上去踩踩路，不行再折回来，如果还要等上个十天半月的，那就再回白家堡，总不能就在你这家小客店里干耗着。”

店掌柜换装着旱烟丝，哈哈一笑，道：

“说的也是，这儿到大官人的白家堡，也不过一天的脚程，没有必要窝在我这破落的小店。”

这位白大官人，就是安康以西不过十里的白家堡少堡主白中天，川陕道上谁都知道，安康白家堡是个武林世家，老爷子白慕堂年已六旬，膝下两儿一女，大儿子白中天，除了子承父业，学了老父一身本领外，更是醉心岐黄之术，每年开春，总是要攀上终南山的各大高峰，采摘一些嫩枝草药，几年来从未中断过。

景阳镇的悦来客店那扇大门，掩上了半边，因为天色已黑，从终南山顶吹刮下来的西北风，仍然是那么的刺骨。店外面的那条泥巴小街上，已不见了人影。就拿悦来客店来说，住店吃饭的人，才不过五成，数一数也只有十七八人而已。

悦来客店门口的两盏西瓜大的纸糊灯笼，在油座底下各坠了一个包在布里的石头，为的是怕风吹得晃晃荡荡。

屋子里，七八张四方桌子，看起来全坐了人，只是没有一张桌子坐满人。那些赶驴运粮或拉着矮不唧的小川马往东运川盐的贩子们，大多只是吃了一碗辣汤牛肉盘子面，干净的凑着洗脸水再洗个脚，就倒在那个通铺上睡了。不爱干净的，甚至脸也不用洗，就睡下去。如果有人问他们，走了一天的路，赶了一天牲口，怎么连脸都不洗一下，他们准会说，一脸油泥可挡风刮日头晒，洗了那多可惜。

安康白家堡的少堡主白中天，据了一张桌子，一边吃喝着，一边与掌柜的闲聊。

“我到山上所要找的宝物，还真的要等雪全化了才能找得到，总不能瞎子摸象，挖出来不一样吧！”

店掌柜眯着眼笑道：

“赶明儿一早，我叫伙计给你准备家伙，你到了高山顶上刨起来也方便多了。”

“那就谢谢你了。”

“哪里话，白大官人你不是外人，说谢可就见外了。”

二人这么有一句没一搭的对话，却把附近一张桌子上正在大吃大喝的戈正与张博天两人，给说得扭结在了一块儿，那股子吃惊的样子，只就看着戈正手举着酒杯，半天停在空中没有动的表情，就可以知道。

于是，张博天与戈正二人，对于白家堡的这位少堡主，算是盯上了。

戈正心想：上山挖宝，什么宝？敢莫是老子们的那个山洞里的“无价之宝”吧！

张博天也在琢磨，这个王八蛋，可能就在打老子们的那些金砖珠宝，好在让老子碰上了。

然而，戈正与张博天二人却有个共同的想法……

其实，二人的想法也就是令他们费解的迷惘……

那就是这小子怎么会知道的？

上山挖宝还有在人多地方嚷嚷的？

还有就是这小子是什么来路？

疑问的结果，对于戈正与张博天二人来讲，却全都变成了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先盯牢这小子，当然必要的时候，就在深山先做了他。

当天夜里，戈正与张博天二人还真的一直商量到二更以后，方才睡去。

就在二人紧邻的房间里，白家堡的大少堡主白中天，早已是鼾声大作，睡得十分香甜了。

当太阳光还未从悦来客店正对面的斜坡上冒头的时候，白中

天已收拾妥当，背了一应上山用物及一把十字镐，手上抓着一把宝剑，沿着景阳小镇北边的一条蜿蜒山道，迤逦着朝终南山的高峰方向走去。

相距不到一里多地，戈正与张博天二人，也朝着这条上山的小径走去。

从东边洒落的一片金霞，把个天空照射得相当美，美得就如同一张崭新的蓝被单一般，在高山白雪的互映下，人们的心中是应该舒畅，恬静的……

然而，这时候跟在白中天后面的戈正与张博天二人，却并不舒畅，更不恬静，因为前面的白中天，竟是与二人同道。

一连翻过“三道土地岭”，那是攀上终南山高峰必须经过的地方，每道土地岭上面，均有一座丈高的土地公庙，据说那是因为这一带山区里面，野狼特别多，而土地公却专管这些畜牲，不准它们越过这三座山岭，也因此，人们只要翻过这“三道土地岭”之后，再也不会看到任何住家的人了。

白中天一到了第三道土地岭，就在土地庙前的老松树根坐下来，歇腿塞肚子，因为这时候已快近中午，吃饱喝足以后，还得有一段好长好长的山路要爬呢。

三道土地岭的高度，全都差不多，因此戈正与张博天二人站在第二道土地岭上，还真的把正在第三道土地岭上的白中天，看了个一清二楚。

张博天边啃着一块酱肘子边道：

“老戈，如果苗头不对，咱们俩可得狠着点。”

戈正边吃，边仰头往白中天处望，慢吞吞地道：

“只要看到他往咱们那个地方爬，咱们就把他剁了，大山里没有人看到，谁知道是咱们哥儿俩干的？”

张博天不由地摸摸背上的大刀，他那把砍刀可是喝过不少人